



1	4
1555	
192	

192



192
1522

馬學植

子

植

安

四
十

門 14
號 1555
卷 192

書學捷要弁言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書學捷要弁言

六書之始僅取記言隸篆而上不聞書法迨夫楷真草
行之變體勢既殊始崇風格於是競攻點畫波擊之巧
務窮轉折衒挫之能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漢
魏之際乃造其極欲擅其長者泯其筆法恡之以削書
焚札求之以拊膺破冢為學之難幾成絕藝然自魏晉
而後論書寢繁唐宋以來靡法不備究之是非互見去
取不同其或立言太高無裨初學多增條目舍本求末
詮釋喻詞穿鑿失指摭拾陳言徒繁簡牘幾使學者茫

書學捷要弁言

一知不足齋叢書

無適從夫書學浩瀚攷其大要其端有二雅言博辨發
揮奧旨者書之理也量鈎較畫規模執筆者書之法也
理無窮極法有繩墨而法固初學之津梁也雖然法簡
而書工法備而書微是蓋存乎其人顧行之何如耳履
實未閑握管敢言書法特於前賢論書之編竊嘗留意
爰摘其簡明切要便於為學者詮綴數言以為一己私
籍用備遺忘管窺蠡測詎堪濫廁編簡而質高明儻原
其荒謬謂尚附翼古法於萬一斯更幸甚焉嘉慶庚申
八月朱履貞識

書學捷要卷上

秀水朱履貞纂述

用筆

唐太宗筆法

側不得平其筆 勒不得臥其筆須筆鋒先行 努不
得直直則無力 趨須蹲其筆得勢而出 策須仰策
而收 掠須筆鋒左出而利 啄須臥筆而疾罨 磔
須戰筆發外得意徐乃出之

玉堂禁經

側不得平其筆 勒不得臥其筆 努不得直直則無

力 趨須躡鋒得勢而出 策須背筆仰而策之 掠
須筆鋒左出而利 啄須臥筆疾罨 磔須趨筆戰行
右出

永字八法訣一

一作顏魯公八法頌
一作崔瑗傳鍾繇

側躡鷗而墜石

勒緩縱以藏機

努彎環而勢曲

趨峻快以如錐

策依稀而似勒

掠彷彿以宜肥

啄騰凌而速進

磔抑趙以遲移

永字八法訣二

一作柳宗元或作張旭
一作衛夫人傳王右軍

側不貴臥

一作側
不愧臥

勒常患平

努過直而力敗

趨

宜存而勢生

策仰收而暗揭

掠左出而鋒輕

啄

倉皇而疾罨

磔趨趙以開撐

按八法諸說大要皆同獨柳頌云側不貴臥勒

常患平詞旨不侔既悖側勒用筆之義又與諸

說相反故或易貴為愧此相傳之誤不可不辨

應以不字移於勒當作當字移於側則合矣惟

是孫過庭書譜不言八法則唐初八法猶未盛

行崔鍾衛王相授之說非確論也夫八法諸說

誠宜領會然必博求古人法帖精視其用筆之

意合而參之方為善學今將入法諸說各字義

參釋於左

側 偏斜也 勒 馬銜也抑也 努 用力也 趯 跳躍也

策 馬箠也 掠 拂也 搯 鳥喙也 磔 刑張也

戰 顛也動也取顛動徐行之意 蹲 踞也頓駐之

趯 音歷行也 趙 音昔側行也抑趙行而遲澀也

書法三昧 節錄 附註釋

點之祖蹲踞之勢三過側法也

三過者三折勢也方筆為折方者棱側點名側

者點無正出也點有尖禿俯仰三角四角各隨
字勢而用之故云側不得平其筆點之落筆須
沈緊棱側蹲踞墜石喻其筆勢也

畫之祖勒法也

勒橫畫之長者如馬之馳騁須勒以制之此緩
縱藏機之意也折鋒起筆乘勢而行得勢而止
故云勒不得臥其筆凡橫畫起輕而收重用方
筆折勢起鋒盡頓挫微駐然鍾王虞褚以至顏
柳諸家各有體格而大小行筆多變換擘窠大

書又不同

豎畫之祖努法也

豎畫為努又名牽豎橫入筆得勢努力下行向

左收駐起重收輕或垂露或懸針凡努之勢如

人之立有向有背若信筆直下則漫無收攝故

云努不得直直則無力又云努彎環而勢曲

鉤之祖趯法也

努末駐鋒躍起為趯故云趯須蹲鋒得勢而出

又云趯峻快以如錐趯名鉤鉤屈鐵也橫包反

趯為挑為背拋色已之類大背拋風飛之類斜

出為戈法鍾王折芒勢虞智禿出勢歐陽借勢

短畫之祖策法也

策取警策之意勢須短緊勁疾左低右昂如云

工等字之上畫其目等字之內畫又才旁之旁

之挑皆策類勢須擡筆仰收暗揭背而策之不

用迴鋒頓駐

擊之祖掠法也

掠長擊也有斜擊有豎擊須勁捷鋒銳勢同利

書學提要卷一
刃不宜飄忽故云筆鋒左出而利又云彷彿宜肥

短擊之祖啄法也

啄如鳥之啄物短勁而銳故應臥筆疾翬騰凌

速進

捺之祖磔法也

磔須行筆戰動遲澀開張斜出短勁為捺平行
舒緩為波其云戰筆發外徐乃得之又云抑趙
遲移又云趨趙開撐可以意會得之矣

元僧李雪庵八法

運筆之法八曰落起走住疊圍回藏用之於側勒努則入運筆皆備

永字之法八曰側勒努趨策掠啄磔

八法之勢側曰怪石勒曰玉案努曰鐵柱趨曰蟹爪策

曰虎牙掠曰犀角啄曰鳥喙磔曰金刀

又為二十四法側曰懸珠垂珠龍爪瓜子杏仁梅核石

楯勒為玉案努為垂針曲尺象笏趨為飛雁龍尾鳳翅

獅口搭鉤寶蓋策為金錐掠為懸戈飛帶啄為戲蝶蟠

龍磔為游魚

側三作用鋒向右而勢向左

勒首尾藏鋒用筆欲橫而勢欲欹

努彎行曲扭如挺千鈞之力

趯輕挫漸生而起快峻之鋒

策仰鋒上揭貴乎遲留

掠肥健悠揚宜乎舒暢

啄臥側潛進以速斂其鋒芒

磔險橫三過而開揭其勢力

按元僧李雪庵八法三十二勢乃明景泰時李

淳所進而李淳又演為大字八十四結構法此

題署擘窠大書法也特取雄偉沈厚氣象雍容

與小字用筆不同然入運筆之法既熟則亦無

往不適非規規於陳法能盡其妙也

執筆

衛夫人筆陳圖

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二分

韓方明筆訣

第一執筆夫書之妙在於執筆既以雙指包管亦當五

指其執其要實指虛掌鉤擻揭送亦曰抵送以備口傳
手授之說也世俗皆以單指包之則力不足而無神氣
平腕雙包虛掌實指妙無以加也
第二握管亦名拙管謂五指共握其管末弔筆急疾無
體之書或起橐草用之今世俗多用五指握管則全無
筋力慎不可效也
第三撮管謂以五指撮其管末惟大草或書圖障用之
亦與拙管同也

第四握管謂捻拳握管於掌中懸腕以肘助力書之或
云起自諸葛誕倚柱書時霹靂柱裂書亦不輟當用壯
氣率以此握管書之非書家流所用也後王僧虔用此
法蓋以異於人故非本為也近有張從申郎中拙然而
為實為世笑也

第五擲管謂從頭指至小指以管於第一二指節中擲
之亦是效握管小異所為有好異之輩竊為流俗書圖
障用之或以示凡淺特提轉甚為怪異此又非書家之
事也 此言頭指似即大指

徐壽曰置筆於大指中節前居動轉之際以頭指齊中

指兼助為力指自然實掌自然虛雖執之使齊必須用
之自在今人皆置筆當節礙其轉動拳實掌塞絕其力
勢况執之愈急愈滯不通縱用之規矩無以施為也此
言大指之外又有頭指則頭指似又屬食指矣疑有誤

擷 押 鉤 抵 格

宋錢若水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聲得之
凡五字擷押鉤抵格用筆雙鉤謂之撥鐙法希聲常言
昔二王皆傳此法自斯公以至陽冰亦得之以授沙門
誓光江南李後主得之又增二字曰導送

元陳繹曾翰林要訣

第一執筆法李後主七字撥鐙法同此
陳繹曾又添一拒字

擷 大指骨上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鈞

壓 捺食指著中節旁

鉤 中指著指尖鉤筆向下

揭 名指著指外爪肉際揭筆

抵 名指揭筆中指抵住

拒 中指鉤筆名指拒定

導 小指引名指過右

送 小指送名指過左

右名撥鐙法撥者筆管著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動也鐙即馬鐙筆管直則虎口中開如馬鐙也足踏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則易轉動也

枕腕 以左手腕枕右手腕

提腕 以肘著案而虛提手腕

懸腕 懸著空中最有力

變法

撮管 以撥鐙法撮管頭大字草書宜用之書壁尤佳

撥管 以大指小指倒垂執筆撥二指攢之就地書大

幅屏障

捻管 大指與中二指捻管頭書之側立案左書長幅

釣字

握管 四指中節握管沈著有力

以上相傳執筆之法若此然韓方明謂雙指包管亦當五指共執其言尚未明晰而所謂撥撮握搨似亦謬悠之談又唐陸希聲傳搨押鉤抵格五字李後主增為七字撥鐙法陳繹曾又添

書法精義卷一
爲八字其云大指上節骨下端用力捺食指著
中節旁中指鉤筆向下名指揭筆此是單鉤虎
口已閉馬鐙之形已失且鐙卽燈字撥鐙者三
指挑鐙之喻形也其言失指至於枕腕一端尤
爲鄙拙捻管握管亦非通論是以孫虔禮書譜
指斥執筆圖爲乖舛陳眉公以七字撥鐙法爲
死語不足參謂要訣在提得筆起黃山谷與友
人書疑其單鉤臂肘著紙故尚有拘局米元章
傳陳伯脩父子提筆之法文衡山謂李少卿雖

潛心古跡而所自得者爲多其尤妙能三指擗
管懸臂疾書曰此諸名家論斷并歷觀宋元
上名跡石刻筆法沈峭風規蕭灑若非懸臂提
筆焉能臻此妙境蓋法有常法有心法亦有偏
執立異以自高或乃假託前賢以眩俗不可不
集參而確覈之也

鍾繇筆法

鍾繇少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與邯鄲淳
韋誕孫子荆關杞杞魏太祖等議用筆於韋誕坐中見

蔡邕筆法自拊膺盡青因嘔血魏太祖以五靈丹活之
苦求邕法不與及誕死繇陰令人發其墓而得之故知
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由是更妙繇曰筆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非凡庸所知
臨死乃囊中取出以授其子會曰吾精思書學三十年
讀他書未終盡學其字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
過表裏如廁忘歸每見萬類皆書象之繇善三色書最
妙八分也點如山頽摘如雨驟纖如絲豪輕如雲霧去
若鳴鳳之翔雲漢來若遊女之入花林燦燦分明遙遙

遠藹者矣

衛夫人筆陳圖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鉤昔秦
丞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書入
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暗其
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緣情棄道纔記姓名或學
不該瞻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
感物不可與談斯道矣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
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為模範庶將來

君子時復覽焉

凡學書先學執筆若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芟波曲屈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善筆力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 一 如千里陳雲隱隱然實有其形
- 、 如高峯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

ノ 如陸斷犀象

丨 如萬歲枯藤

、 如崩浪雷奔

、 如百鈞弩發

丁 如勁弩筋節

右七條筆陳出入斬斫圖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不能緊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結構圓備如篆法飄揚灑

落如章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
介特立如鶴頭鬱勃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
爲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永和四年

上虞製記

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陳圖後

夫紙者陳也筆者刀稍也墨者整甲也水硯者城池也
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
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先乾研
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

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
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嘗作此
書翼是鍾繇弟子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卽潛心
改蹟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口原缺常隱鋒而
爲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陳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
弩發每作一點如高峯之墜石屈折如鋼鉤每作一牽
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趨驟翼先來書惡
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公墓遂得筆勢論翼乃讀
之依此法學名遂大振欲眞書及行書皆依此法若欲

學草又別有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龍蛇相鉤
聯不斷仍須稜側起伏用筆亦不使齊平大小一等每
作一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其點須空
中遙擲筆作之其草書亦須象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
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筆即直過惟有
章草及章程行押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其擊
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其即鍾
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夫書先須引
入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不能先發

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後渡江北遊名山比
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
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之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嶽碑始
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師仍於眾碑
學習焉遂成書爾時年五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聊遺
教子孫可藏之石室千金勿傳非其人也

朱伯原墨池編所載此篇之後跋云舊本謂羲之嘗
渡江北遊名山之許洛觀碑據東晉時許洛未平逸
少必不可往故刪去 今此篇仍照舊本

右軍筆勢論

夫書者玄妙之伎也自非通人君子不可得而述之夫書大須存意思予覽李斯等論筆勢及鍾繇書骨皆是不輕恐子孫不記故序而論之夫書字不用平直不用調端先須用筆或偃或仰或欹或側或大或小或長或短凡作一字或似篆籀或如鵝頭或如散隸或似八分或如蟲食木或如流水態或如壯士利劍或似婦人織麗先構筋力然後裝束必須汪洋詳雅起發齊密疎闊相閒每作點必須懸手作之或作波抑而復曳每作一

字卽須作數種意况或橫畫似八分而發如篆籀或牽豎如深林之喬木而屈折如鋼鐵鉤或上大如稗藁或下細如針韭或轉發如鳥飛或稜側如流水作一字橫畫可連滿一行直看媚態第一須存筋藏鋒滅迹隱端用筆尖如落鋒勢無一豪如尖筆勢意况生舉爽爽若神爲一字須數體俱入若作一紙皆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若書弱紙用強筆若書強紙用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凡書之時貴乎沈靜令意在筆前筆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然下筆不用急而須遲何也管是

將軍故須持重心不宜遲心是箭鋒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夫字有緩急一字之中何者是急止如鳥字下手一點點須急橫直皆須遲欲鳥之腳張大須急不急不有形勢每書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然後是書若直點急牽急裏此暫看是書久味無力又須用筆著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深浸則豪弱無力墨用松節研之久久不動彌佳矣

唐太宗論書

太宗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

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且朕少為公子時頻遭敵陳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有指揮觀其陳卽知強弱以吾弱餌其強以吾強衝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突過其陳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朕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吾之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唐孫虔禮書譜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
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觀可
謂鍾張云沒而羲獻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
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
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考其
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撫以兼通故無慙於卽事評者云
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
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醇醜一遷質
文三變馳騫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

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
於椎輪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
張意者以爲評得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
工於隸書六朝唐人稱隸者卽真書也百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
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
博涉多優總其終始匪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
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
甚以爲恨安嘗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
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

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
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
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况乃假託神仙恥崇家範以
斯成學孰愈面牆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
之輒書易其處私為不惡羲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真
大醉也敬乃內慙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
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以上論鍾張二王之書冠絕古今而更定其優劣余
志學之年畱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
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閒臨池之志孫公自言

善學功夫一法鍾張羲獻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
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頽峯之勢臨危據槁之
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
纖纖乎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眾星之列河漢同自
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
翰不虛動下必有由鍾張二王書法之妙不可以言語形容乃假比擬諸奇狀以至天崖
初月河漢眾星以喻之一畫之內變起伏於峯杪一點
讚歎之絕蔑以加矣賢實一篇論書此四句槩括無限書學雖讚頌前
之內殊衲挫於豪芒賢實一篇論書此四句槩括無限書學雖讚頌前
之有况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此言積工夫於點畫波
眼也凡稜側起伏
大知不足為書

挫頓駐方圓俯仰三過折筆無不精妙而曾不傍窺尺
後成字若點畫未正率成字即不是書
 積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為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為體
 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
 亦謬哉然君子立身務求其本揚雄謂詩賦小道壯夫
 不為况復溺思豪釐淪精翰墨者也夫潛神對弈猶標
 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詎若功定禮樂妙
 擬神仙自君子立身至此言書學功猶擬埴之罔窮與用之妙賢於他藝賢者不廢
 工錘而並運埴音瘠食埴揉也埴粘土也揉土令粘而成胚即陶鈞也錘音椎鍛器也鑄劍者必鍛淬而成
 好異尚奇之士翫體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

得推移之奧蹟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鑿者挹其菁華固
 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然歟
 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淬草書染淬無別此釋淬者以上文埴埴工錘乃陶鈞鍛淬之義也然顏氏家訓云子弟熏習陶染隨紀文帝曰良由仕宦之鄉陶染成俗陶化也染沾漬也釋陶染者於義亦無背
 至於王謝之族都庾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
 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末行末
 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祕已深遂令學者茫
 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晤所致之由或乃就分
 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

解草書粗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闕

同通規後書學衰

微憫學者無師茫然莫知領要粗疎偏見窒礙不通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

派轉用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

此四句乃探本窮源之論蓋書法在心運

筆在手雖摹倣古人而自出性靈譬猶人具五官而加音容笑貌無一同者所謂同源異派共樹分條是也

以趨便適時行書為要題勒方高

同幅真乃居先草不兼

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為形質使

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草乖使轉不

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迴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

徧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豪釐不察

則胡越殊風者焉至於鍾繇隸奇張芝草聖此乃專精

一體以致絕倫伯英不真而點畫狼籍元常不草使轉

縱橫自茲以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雖篆

隸草章功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

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

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

形其哀樂驗燥溼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

齡俄頃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

書貴專精真草行書兼通諸體

用筆功夫至極方窺秘奧

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

疎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過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無不適蒙無所從一人時有乖合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敘優劣之殊妙雖述猶疎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揆庸昧輒效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迹明

心者焉

學弗克至均有偏廢寡昧之弊

代有筆陳圖七行中畫執筆三

手圖貌乖舛點畫溷誤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右軍所製雖則未詳真偽尚可發啟童蒙既常俗所存不藉編錄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若乃師宦官之高名徒彰史謀邯鄲淳之令範空著縑緗暨乎崔杜以來蕭羊已往代祀懸遠名氏滋繁或籍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蠹不傳搜祕將盡偶逢緘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覩縷其有顯聞當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

自標先後且六文之作肇自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正
其來尚矣厥用斯弘但今古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
又亦略諸復有龍蛇雲露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圓真
於率爾或寫瑞於當年巧涉丹青主虧翰墨異夫楷式
非所詳焉代傳義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疎意
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且右軍德重才高調清詞
雅聲塵未泯翰檣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
稽古斯在豈有貽謀令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
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

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

經從棄擇

以上略舉世傳名跡
辨別是非指斥譌偽

夫心之所達不易盡

於名言言之所通尚難形於紙墨粗可髣髴其狀綱紀
其辭冀酌希夷取會佳境闕而未逮請俟將來今撰執
使用轉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
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鑲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
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編列厥工
錯綜羣妙舉前賢之未及啟後學於成規窮其根源析
其枝派貴使文約理瞻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

詭辭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論書至此創撰執使

用轉之法以為後但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為宗

匠取立指歸豈唯會古通合亦乃情深調今致使摹榻

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效

歟前舉鍾張二王為書法之冠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

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

文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怫鬱

書畫讚則意涉壞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

橫爭折暨乎蘭亭與集思逸神超私門誠誓情拘志慘

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嗶暖之

奏禮樂記其心樂者其聲嗶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

曹丕與曹洪書曰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外莫不

強名為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

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

安有體哉此言學書者當知古人心思所夫運用之方

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一豪失之千里苟

知其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

熟規矩闢於芻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

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
牛得心應手游刃有餘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
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眾術斷可極
於所詣矣若思通楮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
思則老而愈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
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
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
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也七十
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

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

言學力功夫有先後老少次第之分是以

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

厲而風規自遠子敬以下莫不敕

敕勉也努力也釋鼓釋效皆非努力為

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

書學浩大

至此皆歸功於右軍

或有鄙其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

性域絕於誘進之途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

嗟乎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考之即事斷

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

而分驅或恬澹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矐鋒芒

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况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
猶疎形骸未檢濯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
醜縱欲搪突義獻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
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此乃勉人謙抑力學慎毋妄自矜能至有未悟
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
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返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
遲終喪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
賞會非夫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辨別勁速遲留之效必得兼通而後
已假令夙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適勁加之亦

猶枝幹扶疎陵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
如其骨力偏多適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
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適麗居優適勁也健也而骨此作妍媚用
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蘂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
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論骨力妍媚二者皆須兼到雖
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為資質直
者則徑挺不適剛佞者又崛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
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
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染於俗吏

蓋知不足齋叢書

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

學不該瞻智無識鑒以易曰至任情適欲流弊多端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况書之為

妙近取諸身假令運用未周尚虧工於祕奧而波瀾之

際已濬發於靈臺必能旁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

鎔鑄蟲篆陶鈞草隸體五材之並用儀形不極象八音

之迭起感會無方

人心之靈能通天人之變化况書法在人故雖運用未周虧工祕奧而識

鑒在心必能旁通博究造詣無窮

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眾點齊列

為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

犯和而不同畱不常遲遣不恆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

泯規矩於方員遁鈎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

變態於豪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閒心手忘懷楷則自可

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

豔隨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鶴圖龍竟慙真體得魚

獲兔猶恡筌蹄

書學至此筆端變化超妙入神書道成矣至矣極矣蔑以加矣

聞夫家

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

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為甚合時稱

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畱目或有誤失翻被嗟

賞既昧所見九喻所聞或以年職自高輕致陵誚余乃

假之以緇縹題之以古目則賢者改觀愚夫繼聲競賞
豪末之奇罕議峯端之失猶惠侯之好偽似葉公之懼
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蓋有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
不妄顧者以其立鑒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音
在爨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絕羣則伯喈
不足稱良樂未可尚也至如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
門生獲書机父削而子懷知與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
已而申於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
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可笑

之則不足以爲道也豈可執冰而咎夏蟲哉

以耳爲目
蔑視凌誚

此古今之通病孫公之所
以深致歎於無知音也

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矣妍蚩雜糅條目糾紛或重述

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

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爲六篇分成兩卷

詳覈六篇
兩卷今止

存此卷上論書之二篇猶幸宋人以草書入石得傳於

後世而世之釋文以及編輯鏤刻各印本皆誤合爲一

篇而所謂執使用轉之法卷下四篇泯滅無聞迨今訪

求無所使後學追慕無窮良深歎惋世有博雅高賢或

家藏有素或別有所得幸付剞劂合此二篇第其功用
遂爲完文俾名跡晦而復顯洵藝林之盛事
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

省緘祕之旨余無取焉

垂拱三年寫記

讀孫虔禮書譜委曲詳盡切實痛快爲古今論書第一要義惜其所撰執使用轉之法泯滅無傳卽此二篇亦以草書之刻石而幸存然諸家釋文以及編輯各鑄本每多謬誤按書譜始刻於宋之祕閣續帖明之文氏停雲館尚由續帖翻出筆法具存字形未失猶足釐而覈之也今由石刻詳參草體逐一訂正俾無一字之或誤

釋之如右

張長史傳顏魯公十二筆法意

予罷秩醴泉特詣京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史於時在裴儼宅憩止一年衆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或問筆法張公皆大笑而已或對之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再遊洛下相見眷然不替僕因問裴儼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素屏數十軸亦嘗論諸筆法惟言倍加功學臨寫法書當自悟耳僕自停裴宅

書法精義卷一
月餘日因與裴微從長史言話散却回京師前請曰既承九丈獎愛日月滋深夙夜工勤耽溺翰墨儻得聞筆法要訣終為師學以冀至於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盼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堂踞牀而坐命僕居於小榻乃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子可須思妙乃曰夫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嘗聞長史示令每為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而又

問曰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必不令邪曲之謂乎曰均謂閒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閒不容光之謂乎曰密謂際一作疎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築鋒下筆皆令宛成不令其疎之謂乎曰鋒謂末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末以成畫使其鋒健之謂乎曰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樞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乎又曰輕為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為闡過之謂乎又曰決謂牽掣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牽掣掣本作製為擊決意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

成以謂之決乎曰補謂之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結
構點畫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曰損謂有
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趣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點畫
若不足之謂乎曰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
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生體令有異勢是
謂之巧乎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蹙令
小小字展使大兼令茂密所以爲稱乎長史顧予曰子
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旨焉字外奇妙
言所不能盡世之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筆

法之妙遂爾雷同獻之謂之古肥旭謂之今瘦古今既
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歟說芝鍾巧趣精細殆同
始自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真跡雖少可得而推逸
少至於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疎字緩譬如楚晉
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悞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逮逸
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
龍也余雖不習久得其道不習而言必慕之歟儻著巧
思思盈半矣子其勉之王若精勤悉當自妙真卿前請
曰幸蒙長史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道如何得齊於古

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得圓暢勿使拘攣其次諸法須口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通適懷縱舍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曰敢問執筆之理可得聞乎長史曰予傳筆法得之老舅彥遠曰吾昔學書雖功深柰何跡不至殊妙後聞於褚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泥畫沙思之而不悟後於江島遇見沙地平淨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利鋒畫之勁險之狀明利媚好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沈著當其用筆常欲

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真草用筆悉如畫沙則其道至矣如此其跡可久自然齊於古人但思此理以專想工用故其點畫不得妄動子其書紳子遂銘謝再拜逡巡而退自此得攻書之妙於茲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

十二筆法由謹嚴而造精微書學妙理盡於此矣

李陽冰筆法

點不變謂之布棊畫不變謂之布算方不變謂之斗圓

不變謂之環

翰林九生法

一生筆 兔豪圓健須經寫過收貯待用

二生紙 新出篋笥暢潤受墨

三生硯 臨用研墨畢則洗而乾之不可浸潤

四生水 新汲清泉

五生墨 隨用隨研

六生手 功夫不可閒斷常令筋脈振動

七生神 情懷暢適神怡務閑

八生目 寢息初興眼明體靜

九生景 時和氣潤几淨窗明

石翰林九生法各本辭語略有異同核其理要

初無二致

翰林粹言

曾中有書下筆自然不俗坡詩云退筆如山未足珍讀
書萬卷始通神斯言良是 為書之妙不必憑文按本
妙在應變無方 行行要有活法字字須求生動 有
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兼此二者然後

得齊於古人筆正之說真格言也筆正則古人筆法皆
如我手側鋒取妍此鍾王不傳之祕濡豪之次法與鋒
合然後用筆無非法也 偶寫一字不成須於眾碑中
尋之若無即出意自造不可輕意率然而作 作字忌
游滑尤不可生疎如顏如柳初未嘗有生硬之筆也
先識此字書則得之素與相忘必難描寫臨書最有功
以其可得精神也字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筆筆
左意分閒布白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左者右之右者
左之偏者正之正者偏之以近為遠以遠為近以連為
斷以斷為連筆近者意遠筆遠者意近凡字看碑刻須
像運筆又須挹其氣象隨其所寓成形結字得形體不
如得筆法得筆法不如得氣象故學書只學一家書學
成不過為人作奴婢集畝長於我斯為大成

釋棲霞論書

凡書通即變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永
禪師褚河南顏魯公李北海虞永興等並得書中法後
皆自變其體以傳於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
木三分亦被號為奴書終非自立之地此書之大要

黃山谷與友人書

公書字已佳但疑是單鉤臂肘著紙故尚有拘局不敢
張意態耳但精視法帖中王獻之書當得之大槩書字
楷法如快馬斫陳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

米元章提筆法

陳寺丞名伯脩之子也好學書嘗於枕屏效米元章筆
跡書杜少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因授以作字
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
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進舖展

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一如大字伯脩
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後
每作字時無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學書攻苦

漢張伯英學書池水盡墨

漢趙元叔云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世絕俗之資博學餘
暇敏手於斯後世慕焉更用為務鑽堅仰高忘其疲勞
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皁骨
齒常黑雖處眾座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樹壁臂穿

反刮指爪摧折見腮出血猶不休輟

魏鍾元常學書十六年未嘗窺戶嘗與子會論書曰吾精思學書三十年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哀如廁忘返拊膺盡青每見萬類則而象之

晉王育少孤貧爲人牧羊暇卽折蒲學書

梁僧智永登樓不下四十年積退筆作筆冢

南齊徐伯珍少孤貧以釘畫地學書

北魏游明根幼爲牧羊奴以壺漿倩人書字於路旁時畫地學之游雅曠之教以書仕至大鴻臚

唐顏惟貞字叔堅魯公之父少孤育於舅氏殷仲容教筆法家貧無紙筆與兄元孫以黃土掃壁木石畫而學之

唐劉仁軌字正則少貧賤好學每畫地書空寓所習

唐僧懷素幼時學書無紙筆常製木盤木板學之盤板皆穿

宋韓魏公琦少年貧時學書無紙筆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書遇烈日及小雨則張敝繖以自蔽

宋歐陽文忠公修四歲而孤母鄭教之學家貧以荻畫

地學書

顏魯公嘗問裴敬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亦嘗請論筆法惟言倍加工學臨寫法書當自悟耳

米元章云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一日廢書也

明解學士云古人學書几石皆陷

學書感會

張長史旭見荷擔爭道而得書法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草書入神

雷簡夫聞平羌江水暴漲聲想其浩蕩奔騰盪激之勢而頓悟用筆

文與可學書十年未得古人筆意偶見道上蛇鬪遂得其妙

黃山谷出峽見長年盪槳而知書法

荷擔爭道舞劍江聲蛇鬪盪槳之類本與書法無涉然人工便捷天機活潑觸情感會歸之於書耳

自古迄今論書之言莫可紀極然猶因人而傳

其餘糜蠹泯滅者又何可勝數也此卷止摘其
最要以便初學不及千百之一耳至於集刻諸
編莫詳於佩文齋書畫譜他如朱長文之墨池
編近世馮簡緣之書法正傳尚堪備覽欲廣見
聞自有各全集

此卷所摘法言每段之後閒有註釋凡低兩字
者係前人原註低三字者卽履貞綴言

書學捷要卷上

書學捷要卷下

秀水朱履貞纂述

書有撥鐙法鐙古燈字撥鐙者聚大指食指中指撮管
杪若執鐙挑而撥鐙卽雙鉤法也雙鉤者食指中指尖
鉤筆向下大指拓住名指小指屈而虛懸幫附中指不
得著筆則虎口開掌自虛指自實矣此謂雙鉤依此學
書則圓轉勁利揮運自如文衡山曰李少卿嘗言我學
書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無益矣子其及目力壯時爲
之因極論書之要訣累數千言蓋公雖潛心古跡而所
自得者爲多其尤妙者能二指擲管懸臂疾書按此卽

撥鐙雙鉤法也後人目爲三指立異者大謬也蓋書法精勁圓活全在三指之尖然三指尖最難結實更難活動尤須臂腕指三者功夫齊到方能成書所謂指運筆而腕不知既入化境乃悟妙理此古人不言之祕單鉤者食指中指參差不齊食指鉤向大指中指鉤向名指此是單鉤黃山谷與人書云公書字已佳但疑是單鉤臂肘著紙故尚有拘局不敢浪意態耳故學書第一執筆執筆欲高低則拘攣執筆高則臂懸懸則骨力兼到字勢無限雖小字亦不令臂肘著案方成書法也米元

章授陳伯脩父子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字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展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一如大字伯脩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但自今以後每作字時無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故撥鐙懸臂之法造詣無窮古之能書者無不皆然也

書有擘窠書者大書也特未詳擘窠之義意者擘巨擘也窠穴也卽大指中之窠穴也把握大筆在大指中之

三言
二
窠卽虎口中也小字中字用撥鐙大筆大書用擘窠然
把握提斗大筆用擘窠仍須雙鉤用名指揭筆不可五
指齊握

書法有屋漏痕折釵股壁坼錐畫沙印泥屋漏痕者
屋上天光透漏處仰視則方圓斜正形像皎然以喻點
畫明淨無連絲牽掣之狀也折釵股者如釵股之折謂
轉角圓勁力均壁坼者壁上坼裂處有天然清峭之致
若夫畫沙印泥乃功夫至深處水到渠成從心所欲非
可於模範中求之前人立言傳法文字不能盡則設喻

辭以曉之假形像以示之如以屋漏痕爲屋漏雨壁坼
爲字之絲連處撥鐙爲馬鐙之類失指甚矣且雙鉤之
法形如馬鐙似是矣然撥字之義莫解至謂腳踏馬鐙
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則易撥動比擬尤爲穿鑿又
相傳七字撥鐙法曰撇壓鉤揭抵拒導撇謂大指上節
骨下端壓謂捺食指中節骨旁鉤謂中指鉤筆令向下
揭謂名指甲肉際揭筆抵拒卽鉤揭之重覆導謂小指
附名指導送按此執筆之法正是單鉤不宜於書惟小
楷可用餘皆不可且其言曰撥鐙者欲虎口開形如馬

書學長要卷一
鐙也豈知大指上節骨下端食指中節旁著筆虎口已
閉馬鐙之形已失中指鉤筆向名指小指附名指則是
五指分作兩起矣又何能揮運乎

臨摹用工是學書大要然必先求古人意指次究用筆
後像形體唐太宗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似務
在求其氣骨而形勢自生顏魯公問裴儆足下師張長
史有何所得曰惟言倍加工學臨寫法書當自悟耳孫
虔禮云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

學書有本分隸用筆備兼諸體若真書自崇魏晉而規
模更在唐碑至於行書則禊帖聖教序實爲至難然後
世以書法稱者無不從此入手故成功雖不同而師法
自高馮鈍吟云學前人書從後人入手便得他門戶學
後人書從前人入手便有拏把

學書未有不從規矩而入亦未有不從規矩而出及乎
書道旣成則畫沙印泥從心所欲無往不通所謂因筌
得魚得魚忘筌

王右軍云夫書大須存意思第一須存筋藏鋒滅跡隱
端用筆尖如落峯勢無一豪如筆尖勢爲一字須數體

俱入學書須領會斯篇方成書法

王右軍云心是將軍故學書必先作氣立志高邁勇猛
精進儘一身之力向臂臂歸指指迄於尖撮管懸臂而
後運筆運之既久使臂腕如鐵指尖堅勁運筆如飛縱
橫收放心不知有手手不知有筆始則大字繼以小字
窮年累月臨摹力學庶幾近之

學書要識古人用筆不可徒求形似若循牆依壁祇尋
轍跡則疵病百出如歐陽正書刻勵勁險碑字偏於長
顏魯公正書沈厚鬱勃碑字偏於肥褚河南深於用筆

字勢似軟弱李北海筆畫遒麗字形多寬闊不平米襄
陽奇逸超邁體勢似疎散蘇文忠公書得晉宋風格用
筆豐而多扁趙文敏雖摹二王碑刻頗似張司直然各
家書法真書與行書不同碑字與小楷異形當究其用
筆弗僅摹形似至於唐人以上碑刻歷年久遠擊撻模
糊後人重加刻劃面目既非更摹形似失之遠矣
學貴專詣不尚空談唐之張司直從申擊拳握管書名
獨步江表馮侃兩指撮筆書法稱於西蜀况撥鏡懸臂
之法最爲捷徑學之不已何患無成

作書須縱橫得勢若前後齊平上下一等則有字如算子之譏獨字中橫畫宜平忌左低右高左長右短趙子固嘗論之矣歷觀古帖凡長畫皆平是以行閒整齊無傾側之患惟李北海行書橫畫不平斯蓋英邁超妙不拘形體耳古人作一字橫畫須連滿一行一畫之勢如千里陳雲謂下筆之際須存意思忌左右圓勻無力沈著痛快書之本也黃山谷云書貴沈厚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大病夫書貴肥其實沈厚非肥也故肥而無骨者為墨豬為肉鴨書貴瘦硬其實清挺非瘦硬也故

瘦而不潤者為枯骨為斷柴

書法勁易而圓難夫圓者勢之圓非磨稜倒角之謂乃八面拱心即九宮法也然書貴挺勁不勁則不成書藏勁於圓斯乃得之

書之大要可一言而盡之曰筆方勢圓方者折法也點畫波擊起止處是也方出指字之骨也圓者用筆盤旋空中作勢是也圓出臂腕字之筋也故書之精能謂之適媚蓋不方則不適不圓則不媚也書貴峭勁峭勁者書之風神骨格也書貴圓活圓活者書之態度流麗也

橫畫起輕而收重豎畫起重而收輕古人謂橫畫豎起豎畫橫起此言似難解而易知也蓋書中筆畫必有稜側方筆卽三折勢是也如豎畫之起其上須有方勢方則左右皆有稜角左右既有稜角則似橫起非真正橫起也橫畫之理亦然

書法有折鋒搭鋒乃起筆處也用強筆者多折鋒用弱筆者多搭鋒如歐書用強筆起筆處無一字不折鋒宋之張樗寮明之董文敏用弱筆起筆處多搭鋒

元李雪庵運筆之法八曰落起走住疊圍回藏施之於側勒努則入運筆皆備此法蓋用之於大字是以元時蔡中扁額皆雪庵所書雖趙松雪亦推讓之至明景泰中李淳進八十四條結構法蓋從李雪庵入法用筆及陳繹曾徐慶祥書法增減而成者此乃題署擘窠大書法也今人收作小字以教初學殊失古人立法本意書有捺滿提飛之法疎處捺滿密處提飛平處捺滿險處提飛此作書要訣亦自然之理

書有筋骨肉前人論之備矣抑更有說焉蓋分而爲四合則一焉分而言之則筋出臂腕臂腕須懸懸則筋

生骨出於指指尖不實則骨格難成血爲水墨水墨須
調肉是筆豪豪須圓健血能華色肉則姿態出焉然血
肉生於筋骨筋骨不立則血肉不能自榮故書以筋骨
爲先

學書有捷徑古人居則畫地廣數步臥則畫席穿表裏
以此推之則學書者不必皆筆也解學士謂古人學書
凡石皆陷則學書之法不必皆筆又可知矣古人有不
傳之祕在後人心領神會力行無怠耳

古人以書稱者不特書法精能而摹搨雙鉤尤極研究
至於石刻壽世更不輕作唐世摹書之人內廷供奉鑄
碑之人非有爵位卽爲名士是以唐人以上碑刻甚精
而漢碑氣格尤厚古人用意之深洵非後世所能彷彿
今漢碑剝蝕已盡唐碑歷年久遠擊撻不已每多漫漶
後人重複刻畫故態全非不獨筆意無存并形似而失
之學書摹倣正須善自采取

書有運腕之說而不及臂指更有言運腕者欲腕之轉
動而成書引王右軍之愛鵝謂取其轉項若動腕穿鑿
甚矣是蓋不知運之義而腕之爲何物也夫運者先運

其心次運其身運一身之力盡歸臂腕堅如屈鐵注全力於指尖運之既久俾指尖勁捷運筆如飛迨乎至精極熟則折釵屋漏壁坼之妙自然具於筆畫之間而畫沙印泥之境於是乎可得矣或問周身之力如何可到曰臂肘一懸則周身之力自至矣歐陽文忠公謂東坡先生曰當使指運筆而腕不知此言極運腕之致小字法帖黃庭經樂毅論東方朔像贊曹娥碑薦季直表洛神十三行麻姑仙壇記陰符經爲最著而仙壇記尤筆畫嚴整行間茂密能每日臨寫一通則無難寫之

字矣

今人言石刻之可觀者必曰宋揚益唐以上碑刻至宋世猶爲完好若宋以後則石質磨泐筆畫模糊或重加刻畫故也如歐陽率更書雖曰刻厲勁險然舊揚諸碑筆致蕭疎極適媚之態近詆歐書爲呆板棄而不學豈學弗克至抑揚本不堪有以誤之然世之言蘭亭者必推定武定武爲歐陽臨本飄揚俊逸曠絕千古豈其真書遽爾若此哉明季以前人未嘗不學歐書嘗見墨跡精細可愛何今昔相去之懸絕馮鈍吟謂明朝人字一

筆不可學蓋指明之季世人效董思白用羊毛弱筆作
軟媚無骨之書而言也

懸臂作書實古人不易之常法上古席地憑几又何案
之可據凡後世之以書法稱者未有不懸臂而能傳世
者特後人自幼據案作書習於晏安去難就易以古法
為畏途不以為常反以為異矣惟是今人氣稟淺薄急
切未能入彀則據案淺執俾易成書此亦人情之常且
小字懸臂尤難詎能一槩強抑而行之則學書者竟有
束手之虞將望而卻走矣但學書之際必須提管懸臂

而行草八分大字中字斷不可淺執若背古法終歸俗
品為之既久力到自然則輕車熟路揮運自適視據案
淺執反索然無味即欲不懸不可得矣近有朝鮮國舉
人浮海失風羈留浙省見其執筆若此猶漢唐遺法也
草書之法筆要方勢要圓夫草書簡而益簡全在轉折
分明方圓得勢令人一見便知最忌扛肩闊腳體勢疎
懈尤忌連絲游絲點畫不分王右軍云若欲學草又別
有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龍蛇相鉤連不斷仍
須稜側起伏用筆亦不使齊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須

書學初階卷下
有點處且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其點須空中遙擲筆
爲之其草書亦復須像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
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筆卽直過凡學草書細
繹斯篇

草書必宗右軍然古搨難得今之傳世者轉輾摹刻僅
存形體筆畫已失惟孫虔禮草書書譜全法右軍而三
千七百餘言一氣貫注筆致具存實爲草書至寶雖宋
刻甚少而文氏停雲館本尚可臨摹若近世翻刻則惡
劣不堪矣初學草書但置帖於前而畫之先儘其勢次

求其筆令心手相應乃是捷徑若遽伸紙研墨對帖描
摹輒至畏難而退

前輩云草字須逐字寫過若臨時記憶率意爲之則心
手不應生疎杜撰不復成書

唐李石續博物志云前輩云必字於字無草書然晉唐
草書中無草體者甚多如老仁乃世古月丹英之類皆
無草體而草訣百韻歌有云市於增一點于銜點是丹
旣防空作古世老偏多少等類已脫古法而莫寫包庸
守添一牛車此等句尤爲不解他如七紅卽是袁十朱

知奉已盜意脚同適門干認是卑乙九貼人飛等語則
又不辨草法率湊成句且草書變幻不一豈此數言是
以盡之詳其意指淺陋尚非宋元人所作

楊升庵墨池瑣錄云金時錦溪老人張君用天錫集古
名家草書一帖名曰草書韻會其所取歷代諸家自漢
章帝史游起至金王萬慶止共二百五十七人趙秉文
爲之序余猶及見金人板刻其精妙神彩不減法帖元
末好事者又添鮮于樞改名草書集韻洪武初蜀邸又
翻刻并趙公序及諸書家姓名皆去之刻又粗惡可重

惜也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信然此楊升
庵之言也迨今卽蜀邸翻刻亦不得復見矣

東漢上谷王次仲於章帝建初中以古書方廣少波勢
始造楷法卽八分書也分書乃變古隸而爲之者以楷
法而用篆筆筆鋒中出藏鋒斂鏘惟用波擊以伸之與
眞書永字八法用筆不同訣曰方勁古折斬釘截鐵然
筆畫要須俯仰起伏參以篆意始有生動之趣學書不
辨八分楷法難免庸俗益八分實兼眾體之長能悟此
理方是法書夫書雖多體而用筆一也然筆意可參而

形體不可雜亂也

漢人八分書筆鋒中出包括篆隸極古峭勁拔之致當知其用筆之意刻勵為之最忌依樣描摹但求形似古人於此法極深究故氣格高古誠非欲多此一體而炫其所長要知漢人分書隨處可書不僅書碑而已即碑陰記名記數之書俱用八分其意可知矣馮鈍吟云漢人八分石刻多剝蝕唐人多完好今之昧於分書者多學碑上字作剝蝕狀可笑也

分書石刻始於後漢然年代既遙石質磨泐妍媸莫辨惟曹全碑明季始出土於漢碑中最高完好而未斷者尤佳邇來擊搗既久字跡模糊時人重加刻畫惟碑陰五十餘行搨本既少筆意俱存雖當時記名記數之書不及碑文之整飭而蕭散自適別具風格非後人所能彷彿於萬一此蓋漢人真面目壁坼屋漏盡在是矣書有六要一氣質人稟天地之氣有今古之殊而淳漓因之有貴賤之分而厚薄定焉二天資有生而能之有學而不成故筆資挺秀穠粹者則為學易若筆性笨鈍枯索者則造就不易三得法學書先究執筆張長史傳

顏魯公十二筆法其最要云第一執筆務得圓轉毋使拘攣四臨摹學書須求古帖墨蹟撫摹研究悉得其用筆之意則字有師承工夫易進五用功古人以書法稱者不特氣質天資得法臨摹而已而功夫之深更非後人所及伯英學書池水盡墨元常居則畫地臥則畫席如廁忘返拊膺盡青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若此之類不可枚舉而後名播當時書傳後世六識鑒學書先立志向詳審古今書法是非灼然方有進步六要俱備方能成家若氣質薄則體格不大學力有限天資劣則

為學艱而入門不易法不得則虛積歲月用功徒然工夫淺則筆畫荒疎終難成就臨摹少則字無師承體勢粗惡識鑒短則徘徊今古胥無成見然造詣無窮功夫要是在法外蘇文忠公所謂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是也

張長史云第一執筆毋使拘攣其次紙筆精佳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况書法精微揮運之際全賴筆豪相稱古來書家自明季邢王文祝以上從未有以羊豪弱筆之書得傳後世者攷之蒙恬造筆鹿毛為柱被

以秋兔衛夫人云筆取崇山絕仞中兔豪鋒齊腰强者
王右軍之鼠須筆歐陽蘭臺之狸毛爲心覆以秋兔豪
是以古稱筆有竹兔之名又造筆之法副切須齊何嘗
有此狼羊毛水浸尖細軟筆之製夫書不工猶可求之
於法并器具而失之則不可爲矣曹秋岳云白蠟打紙
筆墨不入光亮耀目而已若羊狼毛筆白蠟紙作軟媚
無骨之書寧不有背古人乎

攷造筆之法兔豪爲最兔有紫白花之分紫爲上花白
次之純用紫豪則軟而圓健若兼花白則堅強勁利作

骨峭之書非紫兼豪不可若狼豪卽攫雞之狸須出北
地若江南者不可用至於羊豪出吾郡語溪者佳然其
性極柔純用斷不可又香狸之毛硬而脆若信用羊豪
而兼兔狸用作大字則剛柔並濟妙不可言惟在造筆
者豪是而工倍依古法製造自然合用矣

凡學書須求工於一筆之內使一筆之內棱側起伏書
法具備而後逐筆求工則一字俱工一字既工則一行
俱工一行既工則全篇皆工矣斷不可湊合成字孫虔
禮云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衲挫於豪

書法要略
芒黃山谷謂書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是也

古人學書之法蓋亦有獨得之秘耳聞面授難傳於筆札之間如韋仲將之書凌雲臺轆轤而上去地二十五丈而逞徑丈之勢施生雨於一粒芝麻之微而書七絕一首他如籀篆古隸八分章草飛白鵠頸龍爪之類各體精備更從何處學起斯蓋氣魄所聚精神貫注思通神明故能臻此書雖曲藝造詣無窮

前人評書亦有偏徇失實褒貶不公處至如趙文敏書法雖上追二王爲有元一代書法之冠然風格已謝宋

人至詆以奴書者李伯慎之夫實也譽之以祥雲捧日儀鳳冲霄者解學士之偏徇也夫右軍書聖也梁武帝書評止云龍跳天門虎臥鳳閣而解之評趙則越右軍而上之矣至若張司直從申於唐人書家中不甚顯著字跡之傳亦少今有延陵季子廟碑乍觀形體頗似趙書然筆畫沈峭風格蕭疎較之趙書相去實殊何後之人但知有趙文敏而不知有張司直是以孫虔禮之作書譜深致歎於無知音也

楷隸八分莫辨者晉人書勢之未明也八分楷法爲隸

者宋人錄說之誤也隸始於秦篆之省筆也既趨簡易
巧麗口生流而爲眞書岐而爲楷法楷法者八分也以
眞爲隸者六朝唐人也以隸稱楷法八分者後世之譌
也

書肇於畫象形之書書卽畫也猶變古文斯邈因之楷
眞草行之變書離於畫矣昆蟲草木山水人物黼黻藻
繪傅采飾色畫異於書矣後人遂以畫字分二音以字
畫之畫爲入聲繪畫之畫爲去聲書畫同源失指甚矣
古者書於竹帛後世遂爲刻竹點漆以爲書引韋編三

絕爲口實韋編三絕喻辭也豈實有其事哉且夫竹者
造紙之物也紙從絲帛乃綿繭之屬卽紙之本色也楮
藤敝布魚網黃麻白麻之類後世得以本色名其紙何
古人竹帛之稱而必謂其刻竹乎然竹可刻而帛不可
以刀刻漆點也且古人慎事博記有笏簡鉛槧之執佩
隨時記事過則拭之而刻竹點漆蓋別是一種書耳西
晉之汲郡魏冢南齊之襄陽楚墓是也夫魏襄安釐在
孟莊之後下迨秦漢不遠筆墨具備豈皆刻竹點漆乎
考後漢吳祐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以寫經書

祐諫而止蓋恢去古未遠故欲效乎古道殺青者火逼
竹青令汗出則易書而不蠹若夫汗青青夏旦宮刻竹
書事義取鐵筆不移此亦相傳之說古者天子諸侯左
史記事右史記言后妃則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彤管赤
管筆也至於筆墨書畫見於經傳者如詩之貽我彤管
一言子張以夫子之言書諸紳豈非筆書之而可以刀
刻漆書也莊子與孟子同時其田子方有云云宋元君
集書事者砥筆和墨則筆墨豈用之言事而不施於書
恐無是理也蓋自有書契卽有紙筆唐李石續博物志

明解學士續會略言之矣事無關於書學而書畫源流
不可不辯而晰之也

書法有僣筆僣音豎立也與豎字同音義僣筆者短努
也夫既有努法而復設此條誠贅文也而各刻本又皆
誤作僣筆僣無其字不詳釋音義故也

書有衄挫之法

俗作衄音肉
挫也挫折也

折鋒方筆也法出於指斂

其筆豪用於點僣棱側緊峭如摧峯磔石斬釘截鐵施
於字畫之間則風格峻整加以八面拱心功夫到處始
稱適媚草書尤重此法則斷續顧盼轉折分明

